



异国

风情

Yiguo Fengqing

《环球时报》编辑部 编

Feng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F e n g q i n g

异国风情

《环球时报》编辑部 编

执行编辑 周晓莘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国风情/《环球时报》编辑部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

ISBN 7-02-004067-5

I. 异… II. 环…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193 号

责任编辑:仝保民 版面设计:张 颖
责任校对:方 群 责任印制:李 博

异 国 风 情

Yi Guo Feng Q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02-004067-5/I·3094

定价:21.60 元

身临其境

- | | |
|--------------|----------|
| 俄罗斯草原 | 莫言 (3) |
| 寻找光头新娘 | 黄培昭 (11) |
| 融进裸体浴场 | 温克 (13) |
| 告诉你一个真切的非洲 | 翟华 (15) |
| 顶住诱惑 | 翟华 (26) |
| 外交官趣谈外交官 | 柳凡 (29) |
| 苏黎世车站观裸舞 | 雷涛 (32) |
| 马拉维人没时间工作 | 翟华 (34) |
| 夜宿底特律 | 高兴 (37) |
| 红熊酒吧不让我进 | 高兴 (39) |
| “比代”，法国人的隐私 | 翟华 (41) |
| 不到英国，不知道自己钱少 | 翟华 (43) |
| 进超市先办购物证 | 高兴 (46) |
| 欧洲的小费真不小 | 邢世嘉 (49) |
| 我在日本当艺妓 | 钟玉华 (52) |

入乡问俗

- | | |
|-------------|--------------|
| 土耳其人胡子特讲究 | 安国章 (61) |
| 爱美，没什么不方便 | 李建国 李文云 (64) |
| 踏访开罗“死人城” | 朱梦魁 (67) |
| 德国人闹婚，摔盘子打碗 | 侯树人 (70) |
| 娶仨老婆，欠一屁股债 | 黄培昭 (72) |
| 爱米希人驾马车 | 陈凤丽 (75) |
| 摸摸脚尖行大礼 | 李建国 (79) |
| 铜环越多，地位越高 | 杨贵兰 (82) |

缅甸人不穿袜子	成文德 (85)
土耳其浴,舒服透顶	经 凯 (87)
伊朗姑娘,黑袍里套着花裙子	泽 春 (91)
西班牙舞娘	罗春华 (94)
先做“小贩”后当新娘	侯树人 (97)
阿曼新娘都穿绿嫁衣	黄培昭 (98)
缅甸人,旁若无人解笼基	成文德 (101)
日本和尚很潇洒	龙丽华 (104)
犹太男子,夏天戴厚帽子	黄培昭 (107)
突尼斯男人,耳后夹朵茉莉花	吕志星 (109)
东干人娶“晚清”新娘	孙 力 (112)
帐篷里吃开斋饭,有气氛	张 建 (114)
阿联酋妇女躲开镜头	张 建 (118)
叙利亚妇女爱穿长风衣	吕志星 (122)
百辆婚车凑热闹	高 兴 (124)
俄罗斯婚礼摔酒杯	马 剑 (127)

土著部落

西比路岛访“花人”	杨汝生 (133)
五十头牛娶一个女人	杨汝生 (136)
排队领“处女证”	李新烽 (139)
茅草屋不怕狮子	李新烽 (141)
酋长门前搭戏台	李新烽 (145)
辛巴女郎四处游荡	温 宪 (149)
妻子当“圣贤”,丈夫守空房	杨汝生 (151)
白人请印第安人坐飞机	杨汝生 (155)

拉纳人,女人说了算
守灵王妃,一代接一代
谁蹦得高,姑娘就嫁谁
马儿住单间,妻子挤通铺

杨汝生 (158)
李新烽 (161)
杨汝生 (164)
杨汝生 (167)

走四方

泰国人柔声细气
吉普尼,他们的家
圣淘沙:亚洲式的狂欢
到总统庄园转一转
非洲女人,不敢奢望当新娘
搭辆顺风车,省钱又快乐
“汗血宝马”可值千万
八十万朵秋海棠,铺成鲜花地毯
埃及人说话很亲热
准备国宴像打仗
英国没有票贩子
印第安人活得挺滋润
印度地主不如导游
琥珀屋,挂满美人鱼的眼泪
克格勃餐厅挂满特工头像
他们替朱丽叶写回信

翟 华 (171)
宋念申 (174)
周晓苹 (178)
张金江 (182)
李 涓 (186)
王露露 (189)
万 佳 (192)
顾玉龙 (196)
黄培昭 (199)
凌 英 (202)
肖 兵 (206)
张金江 (209)
钱 峰 (213)
王怡红 (216)
欧阳逸民 (220)
史克栋 (224)

都市风情

日本茶花女
阿曼女子开吉普

赵文斗 (231)
黄培昭 (233)

总统府旁跳探戈	兰才基 (235)
丹麦,免费骑自行车	南 北 (237)
在巴黎过把钓鱼瘾	果永毅 (239)
阿比让擦皮鞋的小孩	李 涓 (242)
日本麻将博物馆	管克江 (245)
伦敦,“中国式”按摩街	谢 萌 (248)
英国人征婚有点怪	谢 萌 (251)
加拿大的“祥子”	陈特安 (254)
巴黎红磨坊,永远有观众	郑园园 (256)
法国人攒着罚单等大赦	顾玉清 (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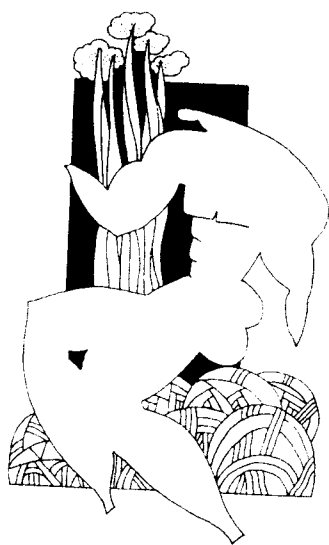
他乡一角

我会温柔地刺激丈夫的自尊	于宏建 (265)
娜达决定嫁给萨沙	吕岩松 (268)
小女孩和大象朋友	鲁 生 (271)
博卡的房子为何五颜六色	兰才基 (273)
苦役犯向往“蝴蝶岛”	杨汝生 (275)
遛狗专业户	兰才基 (278)
太阳的子孙陪伴“圣湖”	兰才基 (279)
一屋跨两国	栗周熊 (281)
阿根廷的托狗所	李志明 (283)
红色木屋不上锁	高 兴 (285)
一个印度农民的一天	张 讴 (288)
埃及妇女,关着门跳健美操	高一平 (291)
警犬咬住了罪犯的身份证	李志明 (293)
印度发现“人猿泰山”	赵章云 (296)

多瑙河畔的小镇	谢戎彬 (299)
伦敦大桥卖给美国	若 原 (302)
忍者村布满暗道机关	尹 克 (306)

洋特产

穿木鞋不扎脚	恒 加 (313)
赤道的西红柿长刺	李新烽 (316)
墨西哥人爱吃辣的	张金江 (319)
“高隆”木雕,有点意思	翟 华 (322)
小村生活离不开织毛衣	谢戎彬 (325)
茶炊温暖飘香	董志玲 (328)
穿科罗舞鞋,跳着才带劲	谢戎彬 (330)
喝口伏特加,啃一口面包	孟 浪 (332)
阿根廷人,端着茶壶走天下	兰才基 (335)
日本的“天津栗子”	罗春华 (338)
冬天该腌酸菜了	谢戎彬 (341)
墨西哥,吃什么都挤点柠檬	莫 言 (344)



身临其境



鲜花盛开的草场

[俄罗斯]雷洛夫 A.A. (1870-1939)

俄罗斯草原

莫言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在边城满洲里采访时，曾化名王家宝，跟随一个旅游团，进入俄罗斯境内待了二十四小时。

我对俄罗斯的城市不感兴趣，更不想进去采购什么东西；跟随旅游团进入俄境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看一看俄罗斯的草原。我们这边也有草原，但这边的草原与我想象中的草原不大一样。我想象中的草原应该是辽阔无边的，应该是草浪追逐、牛羊隐没其间的，应该有无数的鲜花点缀在青草丛中，应该是上有百鸟鸣啭、下有清清的河流蜿蜒的。可是我看到的草原颜色枯黄，草棵低矮，还有一块块的“斑秃”，好像癞痢头似的。没有风吹草低，



牛羊却很多，一群连着一群。贫瘠的草原瘦弱的草，它们如何能吃饱呢？也没有我想象中的五色的、大的比拳头还大、小的比米粒还小、点缀在绿草间、伸展到天边去的花朵。有河流，但河里多半没有水，有点水也是浑浊如泥汤。有鸟，但数量很少，它们显然很寂寞，有的在路边独步，有的在天上悲鸣。尤其糟糕的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把本来就不甚辽阔的草原劈成了两半，路边上竟然也有一些插着酒旗的店，有的店前，散乱地扔着三五颗血肉模糊的羊头，招引得苍蝇嗡嗡飞舞。到哪里去寻找我梦中的草原呢？满洲里的朋友说：到那边去看看吧，那边的草原也许能让你满意。

越过国境线，汽车沿着颠颠簸簸的土路，直插进俄罗斯。我看到土路两边牧草没膝，野花烂漫；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不到一只牲畜，更看不到一个人。夜里好像刚下过雨，路面上的坑坑洼洼里，积存着淡黄色的雨水；路边的沟里，积水深深，无色而透明。而我们那边，夜里并没有下雨，干旱的草原上几乎要飞扬尘土。只隔着一条国境线，无论天还是地，竟有如此大的差别，这让我感到惊讶。我问同车的满洲里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朋友道：我们那边的草原载畜量过多，远远超过了“负荷”；我们的草原是疲惫的草原。而这边的草原载畜量过小，草原都长疯了。我问：我们为什么不把载畜量弄得小一点呢？朋友道：难道这个问题还需要我来回答吗？是的，这个问题确实不需要回答了。

车越往里深入，人烟似乎越稀薄。野草狂妄地长到了路上；路的轮廓越来越模糊。草原茫茫，望不到尽头；天底下只有我们的汽车在笨拙地爬行。不时有肥胖的野兔和老鼠横穿道路，它们的神态很从容，一点也不显惊恐。在我们头上，那些鸟儿，在灿烂的阳光里，有的盘旋、有的上蹿、有的降落，都热烈地鸣叫着，好像刚下课的小学生。远处有线条浑圆的山岭，与草原一

色，这说明山岭上也生长着茂盛的青草。横躺的山脉像丰腴的女人，突兀的山包像伟大的苹果。俄罗斯草原沉重缓慢的呼吸我已经感觉到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里、肖洛霍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身影也依稀可辨了。我读过他们的书，曾被他们书中描写过的草原感动，所以我的心中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尽管他们笔下的草原未必是我脚下的草原，但我宁愿这草原是那草原。是的，这草原就应该是他们的草原，而他们的草原就是全人类的草原。

时近正午，车停。我们弯着腰下了车，男女分开，到路的两边去，为俄罗斯的草原施肥。然后伸着懒腰，呼吸着让人薰薰欲醉的空气，心情舒畅，感慨万千。眼睛贪婪地往近处看；低头看草；抬头望天；真好，大自然；真遗憾，这里不是祖国；这里不是家乡。遥想到荒凉的月球、火星、金星、木星……茫茫宇宙中，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地球，绿得像宝石，上边有这样美丽的局部，作为一个人，我，原本也是一堆互不相干的元素，金、银、铁、锡……极其偶尔地组合成一个能呼吸、能思想的生命，真是幸运，无怪乎人们感叹：活着真好，生命可贵；草是奇迹，木是奇迹，花是奇迹，鸟是奇迹，我是奇迹中的奇迹。如此一想，遗憾不成遗憾，感慨不算感慨，如果大家都如是，我想，国不将国，民不将民，君不将君，臣不将臣，那样的日子与马克思思想的共产主义相差不会太远……旅游团的领队喊：喂！上车了！

但司机却发动不起来汽车了。他将鸭舌帽砸在车座上，骂骂咧咧地跳下车。咄！他说，跑累了，不想动了？那也不能在这里歇呀！司机掀开车盖板，探进头去，不知捣鼓什么。大家等了几分钟，都不着急。又等了几分钟，有人着急，开始嘟哝。领队下去，趴在司机身边，问一些外行话，表示关切；司机也不甚搭理。半个小时过去，人人焦虑起来，嗡嗡地议论，有些话很难



听。司机满脸是汗，腮上抹两道油污，瞪着大眼，脾气大发：这是怎么个说话法？谁愿意它坏？老爷车，早该退休，也不是它不想退，是我们局长不让它退，我们局长谷糠里榨油，你们有能耐的回去抽他去，跟我说啥也没用。又有人说难听的，司机道：愿等就等，不愿等就自己走！说完还用拳头猛砸了一下车盖板，咚！吓了众人一大跳。四顾草原茫茫，前不见俄人，后不见同胞；这是真正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况且还在别人的国土上。人们考虑到这个现实，都乖乖地闭了嘴，心急如焚，却装出悠闲的模样，等着。有人吹起无聊的口哨；有人把头往后一仰，闭上眼；有人递给司机一支烟，讨好地说：师傅，慢慢修，我们等着，不着急。有人下了车。我在下车的行列中。

起初我们还不敢走远，生怕被那牢骚满腹的司机给甩掉。但到了下午三点，车还没修好。领队跟司机大吵了一架，气得小脸煞白。司机也怒容满面，扣上车盖板，踹一脚轮胎，骂一句脏话，坐到草地上抽起烟来。我大着胆子上前问：师傅，啥时能走？他瞪着眼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到草原深处漫游去了。

我的裤子被柔软的草叶摩擦得作响，我的手指不时地抓一抓那些紫色的拳头大的花朵。它们传达到我手上的感觉是那样的肉感：软软的，柔柔的，凉凉的……令我这个思想不健康的人浮想联翩。我想到了娜塔莎，想到了阿克西妮娅……想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割草的夜晚，葛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娅割草的夜晚。我隐约感觉到，今夜可能要在这草原上过夜了。因为天高气爽，阳光便格外强烈。地上的湿气袅袅上升。湿气中混合着青草的气味，花朵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还有文学的气味。下午的草原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幸亏有一缕缕的清风从远山那边吹来，才使人不至于太难过。风过之处，草梢便美妙无比地起伏着，花朵便风情万种

地颤动着，让人的心莫名其妙地伤感着，甜蜜的惆怅，淡淡的忧伤，说不清是幸福还是痛苦。就这样站定了，很久不动，眼睛望着远处，但其实什么也没看见，眼睛在心里，看着俄罗斯这个伟大民族的悲凉而不悲伤、狂放但不疯狂的性格。

傍晚时分，巨大的红日落在了柔软的草梢上，草原上的景象宛若印象派的油画，色彩凝重得化不开。小鸟们纷纷降落到草棵间，苍鹰的身影像黑色的闪电，掠着草梢滑过。此时的草原，温暖中略带点寒意。这本来是能让人身心舒畅的好氛围，但由于汽车抛锚，将人们困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原上，前途茫茫，吉凶未卜，再好的氛围，也难被注意。几个人包围着旅游团领队，让他想办法。领队摇头苦笑，看着司机。司机说：甭看我，看我也没用。这破车，得了“心肌梗塞”，别说我修不好，上帝也修不好。你们都瞪着我干啥？想合伙吃了我？难道我不愿早早地开到红石市？灌上一瓶啤酒，往铺了雪白床单的床上一躺，那是个啥滋味？我的朋友打断他的话：伙计，你少说废话吧，总要想个法子。司机道：我说了，最好的法子就是耐心等待，等着过路的车，把我们拖回去。朋友说：总不能让我们在草原上过夜吧？司机说：在草原上过夜怎么啦？多浪漫呀！一个老姑娘模样的女人问：师傅，有狼吗？司机道：放心吧，有狼也不要紧，草原上野兔子成群，狼都



秋天的太阳

【俄罗斯】图尔然斯基 A.B. (1875-1945)

撑得踉跄，你就是把自己送到它们嘴边去，它们也懒得张口。人们咧咧嘴，哭笑不得。我的朋友对我说：伙计，委屈你了。我说：挺好，的确很好，能在俄罗斯的草原上过夜，这机会千载难逢。朋友道：但愿你说的是真话。

太阳落下去了，月亮随即放出了光辉。起初这光辉还有些浑浊，很快便清澈起来；银光闪闪，如水银泻地。草梢肃然不动，安静了一刻，四周便响彻了虫鸣。夜的草原并没有休息，而是更蓬勃地表现着生命的运动。有浪漫情怀的人捡来一些枯草，点起一堆篝火。在明月的逼视下，火苗显得软弱，像没有热度的、褪色的红绸。成群的飞虫往火里扑，烧得翅羽啪啪响。但篝火很快便熄灭了，只余下一堆暗红的灰烬。草原上潮气浓重，干草难弄，人们其实没有心思，浪漫情怀不能持久。草原一望无际，只要有车来，几十里外就能看到。大家四处看看，只见月水流动，只有草色朦胧，没有车影，这时候了，不可能再有车来。人们绝望了，嘟哝着，咒骂着，钻进车，睡去，或是迷糊着，熬这漫漫长夜。

我拉着朋友，往草原深处走去。我们分拨开茂草，简直就是分拨开月光。我感到身在月光水里游。我伸出手去，抓一把，擦一下，分明感到月光的阻力，恍然听到月光水的泼刺之声。就这样走啊走，起先是清清楚楚，继而是昏昏沉沉，沉浸在幸福的麻木状态中。但我的朋友受不了了。他说：哥们，别走了，再走就到莫斯科了。我不理他，继续前行。我知道他会厌烦，这种月下的草原漫步，腿被露水打湿，脸被蚊虫叮咬，同伴是粗鲁的男人，不是多情的少女，他理应厌烦。一切都是重复的，同样的草在磨擦我们，同样的虫鸣在喧闹我们，同样的月光在照耀我们，但我的兴趣就在这重复之中，我的幸福也在这重复之中。

我们终于在一个突起的山包上停住了。转着圈子往四处看，

看到了极远处有一簇闪烁的灯火。朋友说：那就是红石市了，可望不可及。我说：老兄，老兄，我已经十分满足，感谢那司机，那破车。朋友道：我认识一个作家，为了证明自己与常人的区别，别人说臭的，他一定要说香；别人说香的，他一定要说臭。我说那就是我。他哈哈大笑。山包上比较干燥，我们坐下来，抽了一支烟，然后躺下。小虫子钻进我的裤腿，我不理睬它们。我仰望着星空，从没见过的如此灿烂的星空。在漫野的虫鸣声造出的特殊的寂静里，我倾听着星斗的声音。星斗灼灼，摇摇欲坠。流星如火，划破天穹。中国的老人们对自己的后代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坠一颗星。俄罗斯的老人对自己的后代说：天上坠一颗星，地上死一个人。我们头顶着同一个星空。我们仰望星空时，国界便模糊不清了。但我们到底不能永远仰着头，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低下头去。我们低下头时，便面对着严酷的现实。中国的国土上人满为患，而俄罗斯的国土上人烟稀少。我们的草原载畜量过大，草原已经疲惫不堪；我们的森林在逐年萎缩；我们的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俄罗斯呢？你有如此辽阔的草原，你有汪洋大海般的森林，你有浩瀚的土地……可你怎么会这样穷？俄罗斯的人民要想小康实际上并不困难。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的试验是比较彻底地失败了。俄罗斯的经济现在还处在休克后的短暂昏迷中。但俄罗斯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优越了，国土如此辽阔，资源如此丰富，人口如此稀少，俄罗斯人要想富起来比起我们中国人的致富肯定要容易许多。当时我就想到：他们不会永远穷下去的。我们想用俄罗斯的暂时贫穷来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是很幼稚的；同理，如果几年后俄罗斯人民富裕起来，我们也不会把这当成资本主义胜过社会主义的证明。无论哪个民族的人民，都是勤劳勇敢、富有创造力的群体。只要稍稍放松扼着他们脖子的手，